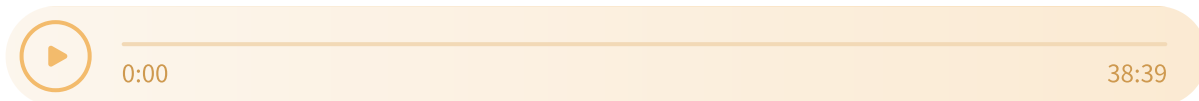


被枪杀的支教男孩：理想面对黑暗时可能有多脆弱？



逃离金三角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

[查看详情 >](#)



本故事为《逃离金三角》专题精选内容，[点击查看更多天才捕手计划作品](#)

“ 1972 年版的电影《教父》里，一句台词广为流传：不要轻易说出你的理想，不要给别人嘲笑你的机会。

我看过好几次这部电影，却对这句台词完全没印象。借着这个由头，又把电影看了一遍。找到影片 1/4 处，教父叫住长子，严厉告诫他的那句话：Never tell any body outside the family what you're thinking again.（别再让外人知道你在想什么）

就是这句台词，被译为「不要轻易说出你的理想，不要给别人嘲笑你的机会。」

一个说理想的人会被嘲笑，在今天是个事实。

不要觉得这和我们无关，这恐怕意味着，某些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被夺走了。

对金三角山区的孩子来说，人生往往只有三种选择：加入贩毒组织成为童兵，到赌坊做侍应生，或是留在家种植农作物。

2009 年 7 月上旬，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内，我的朋友贾斯汀正在给达邦的孩子们授课。看着底下坐着的 20 来个孩子，年龄参差不齐，大的十五六，小的只有四五岁，贾斯汀用白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「A」，并且大声读了出来。

并没有想象中跟读的情况出现，孩子们呆滞地看着他，没人发出声响。

贾斯汀很着急，他像是一场交响乐演奏会的指挥家，不停挥舞手臂，粉笔在空中划出各种弧线，不断地重复「A」、「A」、「A」。

23 天后，贾斯汀却永远沉入了水底。

贾斯汀 1991 年 8 月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中产家庭，父亲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母亲是骨科医生，家里有一个正在考医学执照的哥哥，和一个比贾斯汀小两岁的妹妹。

贾斯汀的五官很立体，蓝色的眼眸，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，一米八几但不健壮，两条腿瘦而长。

「在这里你得把腿藏起来，不要被人发现，会有危险的。」我笑着调侃他，左手握空拳，右手食指伸进空洞，比了个通用的下流手势。

他听了以后，很忧虑地问了我三遍：「真的吗？」我憋着笑点头。

自那之后，在潮湿闷热的达邦，贾斯汀成为唯一一个穿长裤的男人。

自从知道贾斯汀月份比我小，我就让他叫我哥哥，说在金三角我罩着他。他很认真地反驳我：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不能叫你哥哥。」

他的皮夹里有一张和妹妹的合影，两人穿着天蓝色的滑雪服，站在雪峰顶对着镜头大笑。

「你妹妹好漂亮，把她介绍给我呗？」我看着照片对贾斯汀问道。他抿着嘴，紧锁眉头，思考了十几秒，「我现在不能回答你，我要征求她的同意。」

贾斯汀小时候就和同龄人不一样，在大家疯狂追逐漫画和游戏的时代，他却最爱看电视里播放的纪录片，关于环境污染、动物保护、贫困国家人民的生活。

「每当我想到有那么多和我一样年纪的孩子得不到帮助，我就会陷入自责，整夜睡不着，我告诉自己，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」

贾斯汀选择加入公益组织「宣明会」，这是一家国际性的慈善机构，立志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教育资源。

「我是波士顿分区最小的一个会员。」贾斯汀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显而易见的骄傲。他那年 12 岁，一个人跑到宣明会驻波士顿办事处，敲响了负责人办公室的门。

「他不同意我的请求，说 16 岁才是最低入会年龄。但是我每天放学都跑去打扰他，坚持了一个星期，他没办法，只能找我父亲谈话。」

贾斯汀笑了起来，「但他没想到，父亲很支持我。」

宣明会定期组织人员给当地福利院的孩子上课，贾斯汀作为帮助行动的随同人员，负责采购物资、登记人员、维持秩序。

「4 年时间里，除了没有上过讲台，其它环节我已经很清楚了。」贾斯汀告诉我，公益不是简单的资金和物资援助，你不能站在高处俯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而是要从对方真正的需求出发，还要兼顾到他们心中的自尊。

我第一次见贾斯汀，是他来达邦的第三天。当时黑板上钉着一副巨大的世界地图，帐篷内摆了 20 多张铁质折叠课桌和塑料凳子，桌子上放着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贾斯汀正对着世界地图，用不流利的缅甸语讲述每幅图画的具体位置。

帐篷的四周没有封闭，谁都可以进去，我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虽然缅甸语不好，听不懂讲课内容，但觉得《国家地理》的配图好看，环顾四周发现没有座位，就把离我最近的一个小孩拉起来，自己坐到凳子上。

屁股还没热，就看到贾斯汀朝我径直走来，用胳膊环住那小孩，眼睛盯着我。瞬间，20 多双稚嫩的目光朝我射来，竟然有种被扒光衣服的羞耻感，我不自觉地

站起来。

我刚想走出去，贾斯汀就跑到自己居住的小帐篷，从里面拿出个凳子递给我，还塞给我一本《国家地理》。

「中国人？」下课后，贾斯汀用英文问了我一句。看到我点头之后，马上转换成蹩脚的中文：「你好，吃了吗？」

我被他逗笑了，贾斯汀也跟着笑了起来。「你也是过来帮助这里的人们吗？」我犹豫着点了下头。

「哇，你来自哪个组织？」贾斯汀一瞬间兴奋起来。见我没回答，他并不在意，反而拉着我品尝他带过来的食物。「这是我亲手做的三明治，可惜保质期很短，带的不多，这块给你。」

我已经厌倦了缅甸当地食物，贾斯汀的三明治在达邦可以说是人间美味。他让我和他一起吃，可惜只吃了一天，三明治就吃完了，只剩下压缩饼干，我不爱吃，但还是每天都会到贾斯汀的帐篷来。

因为我的英文很吃力，所以在交谈过程中，我往往要让贾斯汀重复一遍刚才的话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会习惯性地向右边瞟下眼睛，在英文中夹杂一些中文。

在我看来，他是个天才，不光会一些简单的中文，还能讲德语和西班牙语，为了这趟金三角之行，他甚至利用空闲时间自学缅语。

贾斯汀准备了3年。「这是我几年来做的功课。」他拿出厚厚的一沓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他制定的两个月详细授课计划：第1天到第3天先和孩子建立友谊；第4天到第10天给他们看《国家地理》；第11天开始增加播放世界各地的风景图片和歌曲的课程；第15天正式教授英语等。

「看图听歌有什么用？」我觉得这课程的制定不科学。

贾斯汀脸上绽放的笑容收了回去：「这是必须的，我必须让这里的孩子先了解到世界的美好，这远比知识更加有用处。」

他说这只是前期计划，过段时间他还会号召同伴一起过来，带来先进的农作物耕作知识、种子和设备，建立一所实验学校，帮助人们找到长久稳定的经济来源。

「这是一个长期工程，我打算花费 5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切，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」贾斯汀伸出食指比了个「1」。

「你是一个好人。」虽然不理解这种行为，但不阻止我伸出大拇指。

这时候，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这也是闷热的金三角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，贾斯汀右手揉搓卷发，咧开嘴大笑，雨点砸在雪白的门牙上。

半年前，我从云南昆明来到缅甸达邦，在达邦本地大佬猜叔手下当卡车司机，猜叔承包了深山里毒贩的生活物资输送，我的工作是把可乐，方便面之类的食物运送给进山的人，虽然是和毒贩做生意，但不用和他们直接打交道，是相对安全的一环。

七月份的金三角因为糯康和赵伟背后势力的斗争，导致局势分外紧张，我可以不用走货，每天无所事事靠贾斯汀解闷。

来上课的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，一开始，我在座位上自顾自地看《国家地理》，很快，我就变成了维持课堂秩序的人。

到第 10 天时，帐篷内已经挤满了孩子，甚至有很多妇女和老人站在篷外，翘首打望。上课时间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4 点，延长到傍晚 6 点。

「嘿，一切都在往预期发展，不是吗？」我刚把车停在帐篷门口，贾斯汀就过来给我一个拥抱。

我一脸嫌弃地推开，拿了瓶可乐给他。贾斯汀几口就喝完了。作为回报，贾斯汀从口袋里掏了块巧克力给我。

我没有打开包装，放在手里掂了几下。「你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说，是老师重要还是巧克力重要？」

贾斯汀带了几箱巧克力过来，作为激励学生的法宝。他会给每天按时过来上课的孩子们做一个登记，下课后奖励一块巧克力。

贾斯汀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箱子拆开，数数里面还剩下多少块巧克力，哪怕箱子是满的，也要一一打开来数一遍，如果还在足够预期发放的数量里，他就会快乐地哼几句歌。

贾斯汀告诉我，等看到这里的一切明显变好的时候，巧克力还没发完，他会非常开心。

但正是为了得到这一块巧克力，很多孩子往往会在凌晨五六点就出现在帐篷门口，等待两三个小时。贾斯汀和孩子提了几次不要这么早过来，但并没有效果。

「你觉得这样的奖励好吗？」我问贾斯汀。

贾斯汀原地沉默了一会儿。「不好，但是我害怕。」他害怕一旦没有了巧克力的诱惑，孩子就不会再来。

「不要想太多，那些上课的大人可没有巧克力。」我安慰了他一句。贾斯汀的眼神耷落在地面，情绪显得很低落。

我决定给他上一课。

「见过她么？」我指着前方附近一个正蹲在地上撒尿的小女孩。贾斯汀点头，这是从第一天就过来上课的学生。

我让贾斯汀站到车子后面，走进帐篷拿了上课用的粉笔盒，挥手叫小女孩过来。女孩有十一二岁，但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显得很瘦小，锁骨带着皮高高凸起。

我示意女孩摊开手掌，然后把盒子里的粉笔灰倒在上面，像是给侄女糖果。

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。女孩咧开嘴角，朝我鞠了三个躬，继而转头环顾四周，确认没人后双手握拳迅速跑开，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，靠着泥墙蹲下来，按住一边鼻孔，用另一边鼻孔猛地一吸，整个人就开始剧烈咳嗽，鼻涕和眼泪不停往地上流淌。

贾斯汀单手扶着后视镜，嘴巴微张，右手举起，停滞在空中许久，又颓然放下。

我钻进副驾驶，从抽屉里拿出珍藏已久的二锅头，递给他一瓶。贾斯汀看也没看就把手里的酒瓶往地上砸去。红星的瓶子很硬，没有碎，只是在泥泞的土路上砸了一个小坑。

贾斯汀朝女孩快步走去。还没到跟前，小女孩看到贾斯汀，就挣扎着站了起来，也许是蹲的时间太久导致脑袋缺氧，双脚晃了一圈，蹒跚了几步，才有力气迈开腿往前奔跑。

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」贾斯汀脖子上的经脉凸起来。

我弯腰把二锅头捡起来。「这些孩子以为粉笔灰和海洛因一样都是毒品，在这里，毒品是很昂贵的零食。」我把手上的粉笔盒举了起来，「难道你没发现里面少了很多粉笔吗？」

贾斯汀像是一条被人卡住喉咙的山蜥蜴，张牙舞爪却无能为力。

我把二锅头重新递了过去，打开车子的后备箱，从里面拿了两杆鱼竿出来，「钓鱼去吗？」

贾斯汀没回答，我拽了他一把。

路上，贾斯汀问我：「她为什么要跑？」

我告诉他，因为那女孩认为你是过去打她的。

快到河边的时候，贾斯汀突然说道：「对不起。」

我摇摇头，「没事，这里是金三角。」

流经达邦的河流叫追夫河，河面不宽，水质也略显有些污浊，似乎有一层青绿色的泡沫浮在表面，近年来因为环境污染越加严重，导致很多当地人染上了传染

病。

贾斯汀带来的物资里有几十箱矿泉水，第一天就分发给附近的每一户人家，同时向大家承诺，以后会在这里安装一个净化水质的设备，让所有人都能喝上干净的水。

开始并没有人相信，但是很快，贾斯汀的真诚让大家都对开始产生信任感，也同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贾斯汀。达邦多是老人和妇女，他们不理解上学的概念，贾斯汀就说让他们过来玩。

「没意思，要不我们玩个游戏吧？」我钓了一会儿觉得无聊，提议道：「你先钓上鱼，我给你 10 美金，我先钓上鱼，你口袋里那个 iPod 归我。」

贾斯汀摇头，「我不赌博，而且 10 美金买不到 iPod。」

「要是价值相等还用打赌吗？」我接着说，「这样，要是你赢了，我指出你今天上课的一个错误。」

贾斯汀立马转过身，「我上课有错误？」

我点头，「很大的错误。」

他抿嘴纠结了很久，「好。」

贾斯汀先钓了一条小鱼上来，「10 美金我不要了，你告诉我错误在哪里。」

我歪头打量贾斯汀一会，「我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给你找个错误。」

贾斯汀怒了，伸手就给了我一拳。

「我晚上很寂寞，想听歌，等我回去那天，把它给你。」

我用磕巴的英语和贾斯汀畅聊了中美文化差异、宗教信仰和爱情观等话题。「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功夫？」

我把鱼竿插进土里，走到岸边找了块平坦的小石子，弯腰甩手，打了一个十二连水漂。

「中国功夫。」我扭头对贾斯汀说道。

贾斯汀摆手，「这不是中国功夫。」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石子能浮在水面的物理知识。

「他不同意我过来，但是我成功说服了他。」贾斯汀说他和父亲进行了一场男人间的谈判，他的父母问了他两个问题，一，这件事是不是你确定要去做？二，你是否要为这件事付出所有你应该做的努力？

贾斯汀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意愿，「当然，我还告诉他自己是和六七个同伴一起出行，绝对没有危险。」

这时，我手里的钓竿一沉，还以为是鱼儿上钩，拉上来一看，是个黑色的塑料袋。「你这不是欺骗吗？」

「对父母不算欺骗。」贾斯汀很快回答，「你呢，你怎么说服你父亲的？」

我把钩子上的塑料袋扯开，丢到一边，「我父亲不是一个好人。」

贾斯汀没再发问，伸手拍打了几下我的背部。

我和贾斯汀聊起中国高考的艰辛，他表示不敢相信，「哇哇哇」叫个不停。「你是没考上大学对吗？」我沮丧着点头。

「你可以过来美国读大学。」他说。

我瞟了他一眼：「没钱。」

他问我大概需要多少钱，我随便报了个 10 万美金的数字。贾斯汀一手撑着脑袋，考虑许久，「我可以借给你。」

我噗嗤一声笑了，「我可没钱还。」

贾斯汀摇摇头，「虽然你现在没钱，但是以后会有的，我相信你。」

我没理贾斯汀，去旁边的水坑抓了个虫子，挂在鱼钩上，甩进了河里。过了一会儿，「你说真的？」贾斯汀用力地点头。

「你们美国人恋爱是不是很随意的？」贾斯汀听了我的话，惊讶地张开嘴，「我们对感情是很认真的。」他说对感情认真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必备选项，自己还没有谈过恋爱。

我问他：「那你没有和女孩子做爱过？」贾斯汀点点头，「我第一次做爱是在14岁，但那只是派对上的娱乐活动。」

他说这次过来的很多物资都是朋友赞助的，他带着大家的期望来到这里，帐篷里的投影仪就是他喜欢的女孩提供的。

「那女孩也是一个好人。」我朝着贾斯汀伸出了大拇指。

「是的，她很美。」

「那你为什么不和她表白？」

「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生理上的冲动？前天我已经确定不是，但是昨天又不确定了。」

我扶着额头，「那你今天确定了吗？」

「没有。」贾斯汀像是泄了气的皮球。

夜晚的河面很平静，能听到细碎的雨滴落在水里的声音。贾斯汀陷入了沉默。

「我能帮助他们改变吗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我诚实地摇了摇头。

气氛沉寂了很久，「至少，不会再糟糕了。」我对贾斯汀说。

贾斯汀不知道，每天下课以后，就是拿到巧克力的孩子和没有拿到巧克力孩子之间的斗争时刻。我见到一个孩子被打倒在地，脑袋不停地被同伴用石块敲击，却始终没有松开握着巧克力的右手。

在这片土地里，暴力只会隐藏，不会消散。

那夜过后，贾斯汀上课时变得更加努力。「你认为我刚才说的内容怎么样？」下课之后，贾斯汀不顾我的反对，拉着我讲了半小时的课。

「我缅甸语很差的，听不懂。」我摇摇头。贾斯汀瞪了我一眼，又重新开始练习。

他开始采取一对一谈话模式。把孩子叫到一边，问他们对于上课内容的感受，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有哪些内容是他们喜欢的之类。但是全都哑火，孩子只是站着，从不回答，眼神很怯懦，如果贾斯汀不抓住孩子的手臂，他们立刻就会跑开。

「孩子害怕你打他们，不敢回答的。」我说。

贾斯汀问我为什么。我告诉他：「在这里，说别人的坏话是要被打的。」

山区的孩子是金三角一个普遍缩影，一面装满恐惧，一面充斥暴虐。

有一天，贾斯汀告诉我，他和孩子交流的努力取得了成果，有个孩子说因为帐篷里站着很多人，在后面坐着看不到黑板。

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」他打算升高放置黑板的台阶。

「所以呢？」我问贾斯汀。

「你能把你房间那两张竹床放在这里吗？」贾斯汀拉着我走到讲台位置，比划了一下大小，说弄些石块垫在竹床下面就可以让黑板变得很高。

「那我睡在哪里？」我佯装恼怒地看着他。贾斯汀掏出口袋里的 iPod 递给我，说是补偿。

「算了。」我摆手把 iPod 推了回去。

也许是黑板的事情带给孩子信任，陆续有孩子选择和贾斯汀交流，课堂上学会了举手发言，有的女孩子甚至还会说自己喜欢贾斯汀。事情看起来正在朝着好的一面发展。

「今天有人叫我离开这里。」贾斯汀告诉我，某天下课后他被几个当地人围住，对方让他马上停止给这里的孩子上课。

「是什么人？」我问他。贾斯汀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「要不先停一段时间吧？」我下意识觉得不对。

「我是美国公民，这是我的权利和自由，我绝对不会投降的。」贾斯汀音调很高。

他十分坚持，之后几天，又接到两次类似的警告。

我再次试图劝他，贾斯汀可能被我说得不耐烦了，直接告诉我：「如果真的出了事，我父母还有我的哥哥和妹妹。」

我有些无计可施，「如果你这一次公益再不停止，可能就倒在这个地方，后面所有你想做的东西都没了。」

贾斯汀说过，他还想去其他国家，帮助不同国家的人，甚至已经做了一些准备。

「这是我第一个想做的东西，如果我第一个都没有做好，遇到危险就退缩，后面就完全坚持不下去了。」虽然他还只是公益组织的预备役成员，却不肯妥协。

我实在劝不动，也不能把他的帐篷烧了，想了一圈，没觉得贾斯汀惹到了谁，加上他本身的性格原因，就没有再劝，毕竟美国公民的身份能够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带给人安全感。

三天后，刚巧夜晚没下雨，我约贾斯汀去河边喝酒。两人搬了一大堆干木柴放在石头上，淋上汽油就变成篝火，我们面朝河流坐了下来。

「这首很好听啊。」我和贾斯汀两人一人一个耳机，听着 iPod 里传来歌声。
「这是乡村音乐。」

贾斯汀开始和我解释什么是乡村音乐。

说话间，我突然听到远处传来「嚓嚓嚓」的声响。这种声响我很熟悉，是靴子踩在石头上才会发出来的。金三角什么人才会穿靴子？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见到黑暗中有阴影靠近火堆，继而露出三个人的身影。

看清楚他们面部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要出事。我们这些做边缘生意的人都管这种脸叫毒贩脸，是贩毒组织核心圈负责执行的一类人，是真真正正见过血的人。

领头的那个站着，盯着我们看了大概有六七秒钟。

贾斯汀说了句：「什么事？」就打算站起来。

我把手拍在贾斯汀的手上，想叫他不要说话，但是话卡在胸腔怎么也叫不出来。贾斯汀过去没多久就发生了争吵，他的情绪很激动，右手不断在空中挥动，我的耳朵此时开始发出「嗡嗡」声，听不清楚周围的声音。

几乎就在一瞬间，领头人就把手枪指在贾斯汀的脑袋上，没有任何迟疑地扣动了扳机。

我不知道那把枪的具体型号，但一定是大口径手枪，因为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脑袋会出现一个小孔，而大口径手枪则会让后脑勺像是剥开榴莲一样爆开，脑浆像是果肉落在地上摔个稀巴烂。

也就在这一瞬间，贾斯汀倒了下去，右手还保持着之前挥动的姿势，不停在地上抖动。后面两个人走上前来，一人拿出菜市场挂猪头的挂钩，朝贾斯汀脖子上扎去，一钩一拉一拖，就装进另一人准备好的黑色的大塑料袋里，用绳子封口打结，另一头挂了一块石头，就近沉入了河里。

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只记得那天是自己走回家的，对其他事情完全没有印象，当再次醒过来恢复意识，才发现自己正趴在床上饿的厉害。

缓了两天，猜叔上门找我来喝酒。灌了半瓶威士忌，我缓过来一些。

我看着屋顶，「猜叔，你知道有个美国人在这里吗？」

猜叔点头。

椅子坐的我很难受，把屁股四处挪着，「他前几天死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我的手垂在腿上，弓着腰，呼吸很重，眼睛看着桌面，「猜叔，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？」

猜叔觉得有些好笑，「这里是我家，你说呢？」

我点头，「也对。」

沉默了一会儿。我鼓起勇气抬头，看着猜叔深呼吸几口，「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」

猜叔笑了出来，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」

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之后几天，可能是我没能隐藏住情绪，猜叔感觉到了我的变化，几次找我喝酒的时候，他都露出扫兴的表情。

又过了两天，「猜叔儿子」过来找我。说是猜叔儿子，其实就是一个猜叔的手下，长得瘦小，一脸的刀疤，他是那种猜叔去厕所的时候会守在门口递纸的马屁精，所以我叫他猜叔儿子。他告诉了我贾斯汀被杀的理由：

金三角的贩毒组织人员消耗的很快，需要不定期补充兵源。因为十月份雨季结束就是出货的黄金期，而训练一个童兵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，所以一般集中在七八月份招兵。

这些贩毒组织除了招募一些周边国家的雇佣兵，主要的兵源就来自组织附近的山村，而达邦因为人口较多，生育率也比较高，所以一直都作为中型的童兵供应地。

和外界想象中不同，贩毒组织招募童兵并不是抢掳，而是会和孩子的家庭商量。如果孩子在组织里能存活下来，这户人家每月就会得到两到七袋大米不等，取决于组织内部考核情况。

在征兵时，通常还会询问孩子自己的意见，这是为了防止孩子有过多的负面情绪，不利于训练，但大部分孩子给些零食就愿意过去。

而贾斯汀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。在贾斯汀开帐篷小学之后，不仅孩子们不愿意去当童兵，就连不少大人也开始不同意了，缅甸人从众心理很强，加上达邦实在太小，一旦有户人家拒绝应征，其他人往往也会选择多做考虑。

为什么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呢？被征兵可以定期拿到食物，而贾斯汀送出的巧克力只存在于这几个月。也许是见识到了世界的美好？也许是贾斯汀许诺给他们的希望？我没有去问过，只能在心里猜测。

「为什么以前没人和我说过这些？」我懊恼地问道。

猜叔儿子惊愕看着我，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」

这句话仿如一记重锤，砸醒了我。如果早知道这些，就算把贾斯汀的帐篷烧了，我也会赶他走。

可惜没有如果。

金三角的秩序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猜叔给我安排了新的送货任务，经过村庄时，我看到有孩子和妇女站在路旁伸手，我停车，依例从后备箱里拿出些小包装的米和油交给他们。

回到营地，已是隔了一个星期的傍晚，天下着阴沉细雨，我重新来到帐篷，那里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附近的老人蹲着抽水烟，冒起的白雾很快消失；妇女则忙

着烧火做饭，都是些野草野蘑菇，不舍得加盐；熟悉的孩子面孔少了很多，只留下一些年纪小的在互相丢石子玩。

似乎一切都没改变。

直到我看到有个男孩子趴在树荫下，不停翻动面前的《国家地理》，咧着嘴在笑。

我也笑了起来，仿佛重新回到了课堂：投影仪正在播放像素很渣的图像，那是关于南美洲风光的，每跳过一幅，孩子们就会「啊」地叫出声来。

下期预告

贾斯汀的死成为了我的心结，我才明白，自己在金三角无人可依靠。连夜逃回国内后，我站在一条不知名的道路上，却发现自己还是无处可逃。

我在昆明的老大坝子哥，还有当初指派我去金三角的四爷，放出「镖令」，悬赏10万块钱找我。这架势，是想要我的命。

您的会员即将到期

还剩 4 天到期，最低 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 ▶

评论 310



写下你的评论...



DQ是只猫 Lv5

致敬贾斯汀，世界就是因为还有这些纯真的人，所以才会有希望吧

2019-09-24

💬 🍷 1180



Dopamine Lv7 🏆

好心痛，一个带来美与善的人却逃不过毒贩的黑手；那些村民，明明看到了希望却又陷入绝望；而毒贩仍然猖狂。希望这些孩子成为好人，也希望贾斯汀展开

2019-09-30

💬 🍷 152

[查看全部评论](#) >

[点击查看下一节](#) ∨

惊魂逃离：混混走投无路时，能相信的只有警察